



塘河



“灌塘济运”示意图

口/述/历/史

蒲扇轻摇的时光

■纪效成

我的家乡是水乡，蒲是我们那里极为寻常且又重要的植物，家里很多的物品都和蒲有关，像蒲席、蒲团、蒲帘、蒲垫等。但对年幼的我来说，蒲扇则更具吸引力。

蒲扇不仅可以扇风，还可以驱散蚊虫；再说，拿着蒲扇，轻摇着，很像电影里的文人，风度翩翩啊。父亲说，我还小，别人的蒲扇都是自己编织的，要拥有它，自己就要付出劳动。这，我当然知道，我们这里谁不会编织呢？

白天，我就缠着妈妈，说学编织蒲扇。妈妈没办法，就开始教我。还别说，我学得也还不赖。经过几天的学习，我终于学会了。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终于编织成了一把蒲扇。父亲很高兴，他又手把手地教我给蒲扇包边，用一小截细长的竹片插进蒲扇里做骨架，作手柄。我拿着自己编织的蒲扇轻摇着，四处遛达着，蒲的清香便开始飘逸出来，如同我激动的心情。

夏夜，萤火虫是孩子眼里的玩物，用蒲扇扑打萤火虫是一种娱乐。明亮的月光播撒着清辉，树木、房屋、柴草堆等像是沉浸在水里，知趣的鸣蝉也会唱着夏天的情歌，像是给玩耍的孩子们助兴。我们拿着蒲扇满村跑，追打着一闪一灭的萤火虫，我们干净而甜美的笑声，把乡村的夜装饰得更加淳朴、迷人。

但更多的时候，我愿意和父亲一起躺在铺在堂屋地上的一张蒲席上，父子二人一人一把蒲扇，慢慢地轻摇着。或许是我的偷懒，或许是我的力气不足，我干脆放下蒲扇，由父亲为我扇凉。望着从门外照进来的月光，我没有了睡意，缠着父亲讲故事。父亲也不顾自己的疲倦，为我渲染起另一个天地：武松、岳飞、嫦娥、孙悟空……在父亲绘声绘色的讲述中，我额头上的汗渐渐不见了踪影，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和激动。夏夜，躺在父亲身边，蒲扇轻摇，真是一种享受！

快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，夏夜里，我常常和父亲坐在庭院的一棵槐树下纳凉。父亲和我手里都拿着蒲扇轻摇着。父亲说，蒲浑身是宝啊，蒲芒可以入药，青蒲可以用来编织蒲包，很嫩很嫩的蒲根是餐桌上的美味，还有蒲棒，在夏季里点燃，更是驱蚊祛虫的好材料。我很是惊讶，生长在沟渠、池塘、湖荡里的青蒲，很寻常，很不起眼，但竟然有如此多的作用。

父亲笑了，他轻摇着蒲扇，慢条斯理地说，是啊，很普通、很寻常的事物，照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功效。我似懂非懂，享受着父亲摇蒲扇的凉风，望着悬在树顶上空的月亮，望着我们周围飞舞的萤火虫，望着蹲坐在角落里的小黄狗，我笑了……

蒲扇轻摇，我茁壮成长，而父亲则在蒲扇轻摇中慢慢老去。大学毕业那一年的大暑天，父亲晒衣服、棉被等，竟然还有我编织的那把蒲扇，我惊讶不已。我用的那把蒲扇连我都已忘记了，还以为被当作柴火了，谁知父亲竟然替我收藏着。我想，父亲收藏的是我的童年，收藏的是岁月的过往。想起父亲种种的辛劳，我的眼睛竟一片蒙眬……



南船北马

■贺敬华 摄

运/河/物/语

万人戽水“灌塘济运”

■毛立发 文/图

淮阴清口，自古以来是漕运的要津。《运河之都丛书》王英华著的《洪泽湖——清口水利枢纽的形成与演变》载，“宋代，汴渠成，清口成为主要漕运通道，每年漕运额在600万石左右，多时达700万石”粮物，要从这里经过。但是，由于黄水经常泛滥，携带大量的泥沙过境，导致运口经常淤塞，造成漕船不能通行。由此，曾经牵动了无数个帝王、河臣的心血，投入过不可计数的人力财力，演绎了道光间的“万人戽水——灌塘济运”的千古绝唱。

淮阴清口，黄河泥沙的淤积，一直是漕运的大患。自明嘉靖以后，清口一直“清不敌黄”，运口屡屡淤塞。当时，尽管多次“借黄济运”，但仍无济于事。

嘉庆十三年(1808年)，清口异涨，运口漫溢，闸坝淤塞，漕运更加受阻。道光二年(1822年)，淮河与黄河完全隔绝。此时，运口的漕运更为艰难，漕船过清口，须用数百个劳力拉拽。道光四年，高家堰失事，湖水泄枯。道光五年正月，挑浚里运河沙淤及引河五条以备“借黄济运”。二月，堵闭束清坝，启放御黄坝，黄水力猛，束清坝刷蛰，过水大溜直入洪泽湖。新挑五引河受

淤，黄水入运，运河上下及运口全部淤浅。

道光六年，清口至清江浦一带河道胶舟(即淤泥将船粘住)，于是将苏、淞、常、镇、太四府一州之漕粮改由海运。江北、浙江、江广之粮运至清口御坝驳交给上一年的回空停泊之船运走。但是，这样做劳民伤财，亦终非久计。在这万般无奈的形势下，由此出现了一——万人戽水“灌塘济运”的良谋之举。

“天之大，国家圣事不可违；水之枯，血泪流尽保漕运。”道光六年八月，运口淤浅日益严重。京城圣旨加级：军需“数百万吨铜、铅”，欲截北上。无奈之下，总督琦善、总河张井与潘锡恩，博采众议。力行“戽水灌塘”，务保军需船过黄。戽清水入塘，令清高于黄水，然后出船，此法为宋人“车亩助耕”法。

此法始行，钦差大臣昼夜驻扎运口，淮安府所属的沐阳、宿迁、泗阳、淮水、山阳、淮阴、宝应等各县官员，视为圣旨，不敢怠慢，火速带民工到淮阴“运口”。各地所来之民工，均无空手，有的带木棒扁担绳，有的带锅碗瓢盆桶。扎寨后各有分工，有的炊烟做饭，有的打坝守堤，有的戽水灌塘。由此，淮阴清口几万人

戽水“灌塘”，场面浩大；几万人“灌塘济运”日夜轮流，感动天地。

“塘河”，原是明时陈瑄所建的福兴闸、越闸闸塘，长约900米，宽250米左右。乾隆三年(1738年)重修，并在河塘两岸筑临清堰和御黄坝，嘉庆二十一年(1816年)拆修，河塘长368.5丈。

“灌塘济运”的大军驻扎后，兵分六路，立马就位。即：一路民工筑堤，在新御坝外筑东西牵堤和土堰(今马头二河北新闻村)；一路民工建闸，在钳口坝处，又建草闸一座；一路民工挖河，在迤南钳口坝拦清堰坝闸中间之河又挖一“替河”；一路民工“接龙”式用盆端水；一路民工用平板车拉水。为防止民工来回拥挤，河臣划线定界，互不干扰。江苏水利署主任武同举在《淮系年表全编》说：“塘河为灌运新制，也是良谋。”在戽水灌塘中，河工们日夜不停，轮流大干。河官的吆喝声、河工的号子声，声声穿心；汗水、泪水、血水，混为一体。

待塘内灌满后，即迅速堵拦清堰，开临黄堰，迅速地将重运船拽拉进塘。然后堵临黄堰，开拦清堰出船入运河北上。重船衔尾出闸渡黄，如此轮转戽水

灌放需要8天才能放完一塘。空重相循，虽然借黄戽水济运，但是黄水入塘仍带来很多泥沙。因此重船过后，必须迅速组织人力挖淤浚塘，再戽水灌放下一批重船。

如此繁重的人力戽水“灌塘济运”，一直延续到道光十三年(1833年)，后因盐河、运河开通，漕运改道。由此“灌塘济运”才成为历史，不再是官府、民众沉重的思想和人力、财力的负担了。

岁月荏苒，日月如梭。几百年过去了，淮阴清口的“灌塘济运”已被载入史册。它是中国漕运史上的一段“泪水史”，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段感动天地的“治河”保漕史。清代河官徐仰庭《漕运河口灌塘渡运说》：“清河县河口，为漕运咽喉。自明嘉靖迄今岁患黄逼速，道光六年而弥甚。于是筹为灌塘渡运之法，今已数年。尝论之其事实有莫之为而为者。”

现在，当年“灌塘济运”的塘河，还清晰可见到它的河形和望见底的塘水；东边的河堤上为民宅所占，西堤郁郁葱葱的树木，覆盖着整个地面，似在保护着令人感叹而沧桑的塘河。

乡/土/杂/记

凭吊吴承恩墓园

■余海洋

盛夏时节，一个偶然机会，我有幸凭吊了吴承恩墓园。

吴承恩的墓地坐落在淮安石塘镇二堡村，距京杭大运河东堤约1000米。

古墓于1974年重见日月，那是缘于一次偷挖棺材板，因为那个年代木材太紧缺了。后来，几经周折，于1981年对墓园重新修缮，供人们凭吊。

整个墓园坐北朝南，占地3亩，四周以树木为界。墓南有4柱3门带脊檐的牌坊一座。横坊书有楷书“吴承恩之墓”。墓西有古式四角飞翘的凉亭一座，可

供游园者小憩。亭北为游人进入墓园的甬道。

吴承恩坟墓的封土直径约5米、高约1.5米，植被覆盖，生机盎然。墓碑的碑文是阴刻楷书“荆府纪善吴公承恩之墓”，同穴还合葬其两位夫人；右后方是其父吴锐坟墓，碑文是阴刻篆体“明吴菊翁之墓”。父子墓穴的位置俗称“怀中抱子”，古人认为大吉大利。

我肃立在吴承恩墓前，对着墓碑深深鞠了一躬。没有哀乐，没有香火，只有崇敬；感谢大师给世间带来神通广大、足智多

谋、疾恶如仇的偶像——美猴王孙悟空。

吴承恩故居在淮安古镇河下，吴氏父子墓地在二堡，两地相距约10公里。

坟莹为什么舍近求远？这与古代淮安府山阳县(现淮安)的地理位置有关。山阳县位于古淮河南岸，地势低洼，经常受洪水侵袭。古代淮安城内达官显贵、巨贾富商、文人墨客喜欢在南山石塘购置田产、选择墓地。吴承恩虽然家道中落，但概莫能外。吴承恩为父亲撰写的墓志铭“葬于灌沟(二堡古称)先

莹”就是佐证。

吴承恩墓地前方在古时地势平坦、开阔，一条灌沟横贯东西，碧玉般的运河水淙淙地滋润万顷良田，此处堪称鱼米之乡、风水宝地。

墓园的背面是一排排整洁的现代民居，宛如无数个守护者；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水田和风格各异的农舍，美丽乡村建设一览无余。

“高蝉多远韵，茂树有余音。”炎热的天气容不得我多想，赶紧拿出手机，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。